

陪父亲读书

□吴建

父亲这一辈子最大的喜好就是看书，他的空闲时间有一大半都是在书籍的海洋里度过的。从我记事起父亲的枕头旁总放着一本书。睡觉前、醒来后父亲都要翻看几页。读书，可能被父亲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。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大概深入其心吧。

父亲的学历并不高，只有初小，但在解放前的农村，也可算半个知识分子了。上小学时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，后因家境困窘，父亲被迫辍学。但他没有因此放弃学习，而是想方设法向别人借书来读。到田间劳动时都带着本书，别人休息他就坐在田埂上看起书。公社干部看中父亲的刻苦好学，推荐他做了大队会计，他接触书的机会大大增多。父亲读的书，其实也算不上正规的。大部分是黄历书、种田手册、会计业务书籍等等。但不管是什么读物，父亲都读得很认真，读得仔细。父亲是党员，对时政尤为关注。我清晰地记得，父亲经常抱着一本《毛泽东选集》看得入神，目光专注而凝重。《毛泽东选集》他都不知读了多少遍

了。可他视如珍宝，读得津津有味。

可是这几年，随着年纪的增大，父亲的视力开始下降，书本上的字看着日益模糊起来，要戴老花镜才能稍微看得清。但是，他对书籍的向往丝毫未减。每到周末，父亲便会打电话让我这个做教师的儿子带本书回家给他看，有时候我要加班，没有办法如约回去，听得出电话中父亲的失望。我知道，没有书读，让父亲心痒难耐。

于是，我双休日总是尽可能回家，递给他一本新书。父亲见到书欣喜若狂，捧起书便如饥似渴阅读起来。他读书似品尝一种香茶，细斟慢饮，如痴如醉。有时候父亲笑着对我说：“儿子，陪我一起看会儿书，好不好？”我点点头，父亲一脸的幸福。我坐在他的身边，担任他的“解说员”。父亲遇到不认识的字，我就念给他听。有不理解的词语或句子，我给他讲解。阅读完一个段落一个章节，我就和他一起讨论文中的人物和情节。

我不在他身边的日子里，父亲就借助字典或词典读书。他一个人静静地读书，静静地思考，每每读有所得、读有所思，就在书旁作批注，或写在笔记本上。我回到家，父亲就和我一起探讨。他虽然眼神不济，但思维仍很敏捷，他的读书日记不乏真知灼见；他的记忆力尚可，书中的优美章节他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。有时我逗他：“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读书还有啥用？”父亲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一个人要活到老，学到老。读书，是为深思熟虑，通情达理。读书，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更加合理。”我理解父亲，他一生粗茶淡饭，贫穷困窘，但他以书为伴、以书为乐、以书为师、以书为荣。他饱经人间的沧桑，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、坎坎坷坷，是书帮他保持平静恬淡的心境，喜、怒、哀、乐在书中得以交流；困惑、疑虑他都能在书中得到答案，在书中获得喜悦，求得开脱。他从书中已获得极大的满足。

陪父亲读书，让我在学到知识的同时，还领悟到不少做人的道理，真是其乐无穷啊。

我的那个家

□李伟

打拼数年，靠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，我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，刚迁新居，家人都显得兴奋不已，我也暗自得意过。在房价飞涨的都市里，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家住都市，是我多年的愿望，也是我所在城市众多人的祈求与梦想。都市寸土寸金的房地产价格，使得高楼大厦一直在见缝插针地耸起，要想获得开阔的视野，闻到清新的空气，在今天尤为艰难。

家居都市，青青的绿色会带来幽幽凉意，花开花落让人感悟到人生的妙谛。在我居住的小屋，如果没有花草的点缀，会缺少一份生机与灵动，养护花草的乐趣并不在于它们有多么的富丽和珍奇，只在于它们能否给居室带来轻松的情趣，但生活的情趣更多需要自己的精心操持和创意，喜欢注重细节的人，如果偏爱营造一些情调的话，那么即使那些微小的花卉也会扮靓房间的角落，在鲜花盛开的世界里，的确很容易被人忽略，叶绿之处，自有一丝清凉，花开之际，更有一簇春光。

现在我居住的小屋，两室一厅，70余平方米，两间卧室一个客厅，配有厨房和卫生间，一间做了女儿的卧室，另一间则是我和爱人的卧室兼书屋，是我读书、写作、休憩的地方。在我的居所之中，有两处是最能够被自然眷顾的领地，譬如，阳台和窗台。阳台是个露天的天地，早晨可以站在上面呼吸新鲜的空气，也能晒晒被子、衣物，直接接触阳光，享受新鲜

的空气和悦目的绿化。如今，我那小小的阳台种植了几盆绿透的小生命，花不名贵，鲜艳的海棠，娇艳的郁金香，还有菊花、仙人掌和兰草，耐旱又耐涝。能终身与花相伴的人，当然会宽容豁达，于是，阳台常常是映着生命绿色，让人温馨惬意。清晨，打开窗户，外面有苍苍的树木，蓝蓝的天空，青青的芳草，灿烂的阳光，窗外的人流，行色匆匆，人们都在为生活而忙碌，而奔波，当你身临困境，坚信天无绝人之路，肯定有一扇窗户为你开着，让人远离阴暗的绝境，走出去，去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，感受鸟语花香及明媚阳光。

生存的竞争，让你不停地奔跑；城市的嘈杂、轰鸣让人感到紧张、焦虑，甚至有些茫然。每当从外面归来，抖落掉肩上的尘土，拭去心上的寒霜，走进小屋，是家里脉脉的温情，那是舒适轻松地享受亲情的地方，也是一种归属的享受。

今天，在我们生活着的庞杂都市中，真正的自然也许只存在于儿时的记忆中或是画册里，而不在我们的生活或是与它相交的任何一点，来往于空调世界里，很多人没有伤春悲秋的情怀。踏着坚硬的水泥路面，早已忘记泥土和落叶的清香，于是，我们开始渴望有一间能够看到风景的家园，能有新鲜的空气，充足的阳光，还有美丽的植物与花朵，让疲惫的身体和漂泊的心灵可以稍事歇息。长长的渴望之后，有一天推开窗户，走出家门，远离城市的时候，人们终于得以重新面对世界，面对自然，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无止境的想象。

家乡八宝菜

□莫欣

小时候，我家除夕的年夜饭有一道必不可少的菜肴，既不是象征年年有余的鱼，也不是象征大吉大利的鸡，而是一道不起眼的全素的八宝菜。

年前，妈妈早早就开始准备做八宝菜的各种食材，待炸、煮、炖、煨都忙妥后，最后收官的就是炒制八宝菜。

在我的家乡芜湖，家家过年都少不了八宝菜，据说是图个“发”字。八宝菜的八宝是以咸菜为主，配上胡萝卜、冬笋、木耳、黄花菜、千张、黄豆芽和香菇，大多都是在食用前需要泡发的，豆芽是孵发的，就连冬笋也是逢春便破土而发的，全都沾上个发，让人好不开心！老百姓为了讨来年的这个好彩头，家家过年都要炒制很多，盛在大盆或花篮里，放在阴凉通风处，一直吃到元宵节，亲朋好友之间还互相馈赠。即使在物资匮乏的那几年，有些食材市面上根本见不到，寻找替代品，也要凑到八样为止。此种习俗在沿江、皖南地区相传已有几百年历史，绵延不绝。

小时候盼着过年“杀馋虫”，年三十顾不上吃桌上的八宝菜，只吃卧在菜上面的肉圆子。待荤腥吃多犯腻后，早上用筷子撮点八宝菜出来，浇上麻油和醋，拌一拌，就着吃泡饭就特别爽口解腻。家里的老人则就着它喝茶，别样的享受。

别看八宝菜只是附加值不高的小菜，做起来却要费大功夫。先是要提前好多天把胡萝卜切成细丝，放在通风处阴干，不能晒；千张也要用碱水泡软，切成细条；黄花菜泡发后，不用刀切，手撕成粗线般；还要选黄澄澄、脆嫩嫩的当年的冬腌菜，以雪里蕻为上佳。炒制时也有讲究，锅热倒油，倒入葱、姜、蒜等煸香，再依次放入冬笋、豆芽、胡萝卜、千张、香

菇、木耳，最后再把咸菜和黄花菜入锅。家乡人评价一家媳妇是否能干，能否炒制合格的八宝菜，可是一大权重啊！

上乘的八宝菜不仅味道鲜美，且品相也要好。红的要红（胡萝卜），黄的要黄（豆芽），白的要白（冬笋、千张），黑的要黑（木耳）。盛八宝菜的盘子一上桌，五彩缤纷，煞是好看。进到口中，有脆的笋，有爽口的豆芽和木耳，有柔韧的千张，有越嚼越香的黄花菜和香菇，口中五味杂陈、韵味无穷。

八宝菜不是荤菜，营养价值却不输荤菜，是素菜中的极品。据说它最早就是佛门里传出来的，善男信女到庙里求签拜佛，有条件的总要享用一餐斋饭，素菜中排在第一位就是八宝菜。因为八宝中的冬笋、香菇、木耳、黄花菜都是山珍类的“席上珍品”。曾有人说，孙中山先生晚年体弱多病，中医给他开出用于滋补调养、长年服用的“四物汤”，就是这几样配料。

网上曾有营养师说，八宝菜富含有机酸和有机盐，人体消化吸收后，能产生碱性物质，调节人体的酸碱平衡，防止血尿酸升高。我的切身感受是有助解腻消化、暖胃并增进食欲，是极好的开胃和调味品。

小时候盼过年，如今却怕过年，年纪大了更不愿暴饮暴食引起身体出毛病。下一辈人热衷于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去旅游，喝饮料、吃比萨、享用肯德基。我却恋着八宝菜，但老母亲如今住进了养老院，没人会做了。我老伴是皖北人，到我们家几十年，也喜欢上了这一口。她自报奋勇试着做，却总是火候掌握不好，我实话实说：“缺少那个滋味！”她有点恼了：“到底什么滋味嘛？”我弱弱地回了句：“家乡味”——那幽幽的“乡愁”。

又到槐花飘香时

□王瑞虎

又到槐花盛开的季节了。

每当看到那一嘟噜一嘟噜，在暖暖阳光下飘着清香的槐花儿时，我总忍不住要摘下一串来，放嘴里嚼着，慢慢品尝那清清的，带着香甜的滋味儿。

小时候，槐花飘香的季节，也是我们庄稼人青黄不接的时候。那段时间，人们就像赶集一样，漫山遍野地去采槐花儿。

那时，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去采槐花儿。

槐树枝干高大，又带刺，徒手是够不到槐花的。于是，人们都扛一根绑着镰刀的长竹竿，镰刀那头勾住树枝，抓紧另一头，一用力，咔嚓咔嚓全割下来，一抱一抱运回家，槐花儿捋下来吃，树枝当柴烧。

竹竿够不着的，我就往裤腰别一把小斧头，两只鞋一甩脱，往掌心吐口唾沫，两手一搓，提口气，抱住树干，“噌噌噌”地爬上去。手臂不小心被槐刺划破了，那也不要紧，往伤口上吐一口热唾沫，用手搓几下，就算消毒杀菌了。

稍微定定神，就骑到枝桠上，一只手扶住树干，一只手握紧斧把，捡槐花最密的小枝“咚咚”几斧，树枝应声而落。那些附在槐花上采蜜的蜜蜂“嗡嗡”地一声，全飞了起来，盘旋几圈，又慢慢落到别的花上。个别蜜蜂发现是我在作祟，就气鼓鼓地挥动着翅膀，朝我俯冲下来，试图报复。我鼓圆腮帮，朝它猛吹几口气，它心有不甘地在我头顶盘旋几圈，最后也只好无奈地离去。

我在树上砍，母亲总是仰着头在下面捡。边捡边朝我喊：“三儿，你注意点啊，手可抓牢了，脚踩稳，槐枝儿脆……”我一边应承着，一边又“噌噌噌”地往更高处爬去。

砍得差不多了，母亲就把槐枝用绳子捆了，我们一人一捆背回家。把花捋了，淘洗干净，拌上玉米面、小蒜、盐等，放笼里蒸了吃，是为“槐花蒸菜”。

最好吃的还是把槐花倒开水里焯一下，捞出来挤干水，剁碎，拌上盐和香油包饺子吃。或者把焯好的槐花和到面里，烙槐花饼。

槐花帮我度过了童年那一个又一个苦难的日子，时至今日，只要一看到槐花，我就忍不住会摘下一串，放嘴里慢慢咀嚼，让那清清的香甜味儿暖暖地在心中弥漫……